

# 《平凡的一生》<sup>1</sup>

## （第 1～20 章，pp.1-117）

釋開仁編 2016/11/25

### 一、一生難忘是因緣（pp.1-3）

我今年九十三歲，出家也已經六十多年了。在這不太短的歲月中，總該有些值得回憶的吧！平凡的自己，過著平淡的生活。回憶起來，如白雲消失在遙遠的虛空一般，有什麼值得回憶的呢！我的一生，無關於國家大事，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興衰。我不能救人，也不能殺人。平凡的一生，沒有多采多姿的生活，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跡。平凡的一生，平淡到等於一片空白，有什麼可說可寫的呢！

靜靜的回憶自己，觀察自己——這是四十八歲以後的事了。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葉，向前流去，流去。忽而停滯，又忽而團團轉。有時激起了浪花，為浪花所掩蓋，而又平靜了，還是那樣的流去。為什麼會這樣？不但落葉不明白，落葉那樣的自己也不太明白。只覺得——有些是當時發覺，有些是事後發現，自己的一切，都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。因緣，是那樣的真實，那樣的不可思議！有些特殊因緣，一直到現在，還只能說因緣不可思議。

人生，只是因緣——前後延續，自他關涉中的個性生活的表現，因緣決定了一切。因緣有被動性、主動性。被動性的是機緣，是巧合，是難可思議的奇跡。主動性的是把握、是促發、是開創。在對人對事的關係中，我是順應因緣的，等因緣來湊泊，順因緣而流變。如以儒者的觀點來說，近於「居易而待時」<sup>2</sup>的態度。但過分的順應，有時也會為自己帶來了困擾。

<sup>1</sup> 印順導師著，《平凡的一生》（重訂本），妙雲集下編之十，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，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新版一刷。

<sup>2</sup> 所謂「居易」，出自《禮記》「中庸」：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而僥倖。」「居易」是平易以居，換句話說，平時安常處順，與時俱遷，不做傾危之行。待時，就是等待時節因緣。順應著時節因緣的變化，而居於平易之中，這是君子的行事風格，跟小人不同。因為遇到因緣變化，小人無法平易自處，而是「行險以僥倖」——以不正當的手段，獲取不當之利益。君子在有限的因緣中，假使能開創局面，就兼善天下；倘若不能，就獨善其身。〔檔案 54：《妙雲集》作者介紹問答（上）：<http://www.mst.org.tw/magazine/magazinep/satamegha>〕

在我一生中，似乎主動的想這想那，是沒有一樣成功的。就如臺北的慧日講堂，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擾。我這樣的順應因緣，也許是弱者的處世態度，也許是個性的適合，也應該是夙生<sup>3</sup>因緣，引上了出家學佛之路（學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，出家要個性適合於那樣的生活方式才得）。從一生的延續來看自己，來看因緣的錯雜，一切是非、得失、恩怨，都失去了光彩而歸於平淡。

我是眼高手低的，所以不自覺的捨短用長。十三、四歲開始，就傾向於丹經、術數、道書、新舊約，而到達佛法。對佛法的真義來說，我不是順應的，是自發的去尋求、去了解、去發見、去貫通，化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。我在這方面的主動性，也許比那些權力宣赫者的努力，並不遜色。但我這裡，沒有權力的爭奪，沒有貪染，也沒有瞋恨，而有的只是法喜無量。隨自己夙緣所可能的，盡著所能盡的努力。

「一生難忘是因緣」，我不妨片段的寫出些還留存在回憶中的因緣。因緣雖早已過去，如空中鳥跡，而在世俗諦中，到底是那樣的真實，那樣的不可思議！

## 二、出家難（pp.3-10）

「出家難」，對我來說，不是難在出家的清苦生活，而是難在到那裡去出家。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幾華里的小天地裡，在這一區域內，沒有莊嚴的寺院，沒有著名的法師。有的是香火道場，有的是經懺應赴。我從經論得來的有限知識，不相信佛法就是這樣的，我不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出家。而且，離家過近，也會受到家族的干擾。我在書本上，知道些名山古剎的名字，但並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況。我是內向的人，不會找機會，主動的與人談話，扯關係，所以沒有熟人，是不敢冒昧外出的。在我的想像中，一個外來的年輕人，沒有介紹，有誰會留他出家呢！如何實現我的出家目的，實在是太難了！（pp.3-4）

10月11日，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，法名印順，號盛正。那位白髮白鬚的當家，就是我的恩師<sup>上清下</sup>念老和尚。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，原來是

---

<sup>3</sup> 夙生：前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171）

太虛大師的戒兄，被虛大師稱譽為「平生第一益友」的昱山上人。<sup>4</sup>我的出家，曾經得到他的指示，所以出家後，順從普陀山的習俗，禮昱公為義師父。

很多人問我：你怎麼會跟一位（語言不通的）福建老和尚出家？我自己也說不出來。我想要出家，而會從福泉庵念公出家，這不但意想不到，夢也不會夢到的。然而，我真的從念公出家了。回憶我離家出家的因緣，空登大幅廣告的菩提學院，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，姜君帶來的那本《普陀山指南》，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緣。因緣是那樣的離奇，難以想像！無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導，我終於在普陀福泉庵，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，又始終受到先師的慈蔭，這不能不說是夙生的緣分。（pp.9-10）

### 三、普陀・廈門・武昌（pp.10-14）

我回到了普陀山福泉庵。初秋，就住到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看藏經；白天閱讀（清代的龍藏）藏經，晚上研究三論<sup>5</sup>與唯識。這個自修環境，雖然清苦些（就是找不到錢），為我出家以來所懷念為最理想的。好處在常住上下，沒有人尊敬你，也沒有人輕視你，更不會來麻煩你。在這裡足足的住了一年半，為了閱覽三論宗的章疏，在23年（29歲）正月，又到武昌佛學院去（以下簡稱武院，那時名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）。新年裡，先與華清（諦閑老的法子）去奉化雪竇寺，我第一次禮見了太虛大師。然後經上海到南京，訪晤在中國佛學會服務的燈霞同學，瞻仰了中山陵。我又去棲霞山，瞻禮三論宗的古道場。在南京上船去武昌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、肇啟（？）二位，從常州天寧寺來，也是要去武院的。武院是虛大師倡辦的。那時的武院，由法舫法師主持。有研究生，如談玄、葦舫、塵空、力定、

<sup>4</sup>（1）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九編 文叢》〈七、憶昱山豁宣〉，p.1318：

昱山，初識於天童戒堂，一桌對面二十日，長余十餘歲，常州人也。頗曾讀書從政，面微麻而身瘦頎，傲然百餘受戒僧中，落落寡語笑，有雞群鶴立之概。余亦未與談話，然對其印象頗深。後三年，入慈邑汶溪西方寺閱藏經，同住藏經閣中。初至時，助余安置寮房，熱誠勗勉。昕夕晤對，研究唱和者，間續歷二三載，真摯高純，為第一生平益友。……

（2）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九編 文叢》，p.190：

同看藏經的人，永留在記憶中的莫過昱山；但昱山與我的影響猶不止此，還有華山，亦須另為敘述。

<sup>5</sup> 三論：3.佛教三論宗所依據的經典，即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70）

洪林等六七位。附設有佛學院，學生約二十人。我在武院半年，三論宗的章疏讀完了，天氣太熱，我就回到了佛頂山。（pp.12-13）

#### 四、誰使我離開了普陀（pp.14-22）

為遊覽而出去遊覽，我平生只有過一次。只此一次，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間，陷身敵偽下的苦境，可說是不自覺的預先在安排避難。經過曲折而希奇，因緣是不可思議的！（pp.14-15）

到 27 年（33 歲）七月，武漢也逐漸緊張起來，這才與老同學止安經宜昌而到了重慶，我就這樣的渡過了抗戰八年。我為什麼到四川？追隨政府哪！響應虛大師的號召（共赴國難）哪！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對我是完全不適用的。在我的回憶中，覺得有一種（複雜而錯綜的）力量，在引誘我，驅策我，強迫我，在不自覺、不自主的情形下，使我遠離了苦難，不致於拘守普陀，而受盡抗戰期間的生活煎熬。而且是，使我進入一新的領域——新的人事，新的法義，深深的影響了最近幾十年來的一切。抗戰來臨的前夕，一種不自覺的因緣力，使我東離普陀，走向西方——從武昌而到四川。我該感謝三寶的默佑嗎？我更應該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！（pp.21-22）

#### 五、最難得的八年（pp.22-26）

最難得的八年（27 年 7 月到 35 年 3 月），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義的八年，決定我未來一切的八年。（p.22）

最初的一年半中（27 年 8 月到 28 年底），法尊法師<sup>6</sup>給我很多的法益。

---

<sup>6</sup>《佛光大辭典》（四），p.3392：

法尊：（1901～1981）河北人。武昌佛學院第一期學僧。民國 14 年（1925）參加大勇之「留藏學法團」，擬赴藏學法。大勇示寂後，乃繼之率團直抵拉薩。留學西藏前後共 12 年，顯密皆通，藏文造詣至深。民國 23 年，奉太虛大師之命回國。後主持漢藏教理院，並任代理院長之職。同時專心致力於藏文經典之翻譯，對於漢藏文化之溝通、西藏佛教資料之內流，貢獻至鉅。其後，為迎請其師安東格西至內地宏法，於次年再度入藏，旋以其師示寂，及留藏力學一年。其學術地位，普受日本、西洋等佛教學者之重視。重要譯作有：西藏佛教史、菩提道次第廣論、密宗道次第廣論、現觀莊嚴論、辨法性論、入中論、集量論、釋量論略解、宗喀巴大師傳、阿底峽尊者傳、現代西藏等書。民國 70 年示寂於北京廣濟寺。

他是河北人，沒有受過近代教育，記憶力與理解力非常強。留學西藏並不太久，而翻譯貢獻最大的，是他。在虛大師門下，於教義有深廣了解的，也是他。我為他新譯的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<sup>7</sup>潤文，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，就去問他。黃教對密乘的見解與密乘的特質，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點。他應我的請求，翻譯了龍樹的《七十空性論》<sup>8</sup>。晚上，我們經常作法義的探討，我假設問題以引起他的見解；有時爭論不下，最後以「夜深了，睡吧！」而結束。這樣的論辨，使我有更多與更深的理解。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——三論宗，我從此對它不再重視。<sup>9</sup>法尊法師是引發了一些問題，提供了一些見解，但融入我對佛法的理解中，成為不大相同的東西。他對我的見解，當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，但始終是友好的，經常在共同討論。我出家以來，對佛法而能給予影響的，虛大師（文字的）而外，就是法尊法師（討論的），法尊法師是我修學中的殊勝因緣！（pp.23-25）

到了漢院，就見到從香港來漢院旁聽的演培<sup>10</sup>、妙欽<sup>11</sup>與文慧。30年（36

<sup>7</sup>（1）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共22卷（B10，789a13-945a20）。（原名《勝徧主大金剛持道次第開顯一切密要論》）宗喀巴大師造，法尊法師譯，譯在縉雲山編譯處並承印順法師詳為潤色。

（2）《中華大藏經總目錄》卷6（B35，739a5-6）：

密宗道次第廣論（宗喀巴大師造，民國法尊譯，任悟達校，印順潤色，三十一年北京菩提學會初版，全二十二卷，上下二冊，密藏院藏。）

<sup>8</sup>《七十空性論科攝》卷1（B09，91a2-123a13）。編者按：本文是龍樹菩薩造論、法尊法師譯、弘悲科攝。凡本頌一律低三格，長行為論釋，有「」者為攝頌。

<sup>9</sup>印順導師，《永光集》，pp.246-247：

民國二十七年秋，我從武昌到四川，住縉雲山漢藏教理院，讀到宗喀巴所著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，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，《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》；月稱的《入中論》，是遲幾年才讀到的。從宗喀巴的著作中，接觸到月稱對《中論》空義的解說，所以「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——三論宗，我對他不再重視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十《華雨香雲》二二頁）。不過，我對月稱的思想，並沒有充分了解，如月稱的《中論》注——《明顯句論》，我也沒有見到。也許我有中國人的性格，不會做繁瑣思辨，從宗喀巴、月稱那裡得些消息，就回歸龍樹——《大智度論》。三十一年起講出而成的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三十六年講出的《中觀今論》，都是通過了《大智度論》——「三法印即一實相印」的理念，所以說：《中論》，「是大乘學者的開顯《阿含》深義」（《中觀論頌講記》四三頁）。「《中論》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，確認空、緣起、中道為佛教的根本深義。與聲聞學者辯詰問難，並非破斥四諦、三寶等法，反而是成立。抉發《阿含》的緣起深義，將佛法的正見，確立於緣起中道的磐石」（《中觀今論》二四頁）。總之，我重視前期的龍樹學，不是月稱應成派的傳人。

<sup>10</sup>《佛光大辭典》（六），p.5824：

演培：（1916～1997）江蘇江都人，俗姓李。號諦觀。年12，依高郵臨澤福田庵常善和尚披剃。18歲，於寶應福壽院受具足戒。初就觀宗講寺受天台教觀，次遊閩南、覺

歲），我就為他們講《攝大乘論》，大家非常歡喜。秋天，演培約了幾位同學，到合江法王寺，辦法王學院，請我去當導師。導師原是不負實際責任的，但適應事實，逐漸演化為負責的院長。33 年（39 歲）夏天，三年圓滿，我才又回到漢院。在這一期間，又見到了光宗、續明<sup>12</sup>、了參<sup>13</sup>（俗名葉均）他們。

在四川（27-35 年），我有最殊勝的因緣：見到了法尊法師，遇到了幾位學友。對我的思想，對我未來的一切，都有最重要的意義！我那時，似乎從來沒有離了病，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幾天以外，又從來沒有離了修學，不斷的講說，不斷的寫作。病，成了常態，也就不再重視病。法喜與為法

---

津、漢藏諸學院，研習性、相二宗之旨，兼聞西藏所傳中觀之學。曾先後親近諦閑、太虛、慈航、印順等當代高僧，亦曾主講於華西佛學院、蓮宗學院、廈門大覺講舍等。大陸淪陷後，師移居香港，協助太虛大師全書之編印。後來臺，從事著述、弘法，並習日文及日本學者之說。又曾數度赴泰國、越南、柬埔寨（今高棉）、寮國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北美等地弘法。著述散見於各佛教刊物。歷任中國佛教會理事、善導寺、玄奘寺、新加坡靈峰般若講堂、越南妙法精舍等住持，及太虛佛學院院長、慈航中學常務董事等職。其著作譯述悉收於諦觀全集中。

<sup>11</sup> 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三），p.2855：

妙欽：（1921～1976）福建惠安人，俗姓黃。名騰莊。別號白雲，又號慧菴。5 歲依廈門白鹿洞覺斌和尚披剃，15 歲於泉州承天寺受具足戒。先後於南普陀寺養正佛學院、閩南佛學院深造。旋負笈江蘇，入淮陰覺津寺，親近大醒法師。抗戰軍興，參加僧侶救護隊。民國 29 年（1940），至四川就學於漢藏教理院，親近太虛、法尊、法舫、印順等大德。後受聘為漢藏教理院教師，編有中國佛教史略、初機佛學讀本。之後，任教杭州武林佛學院，講俱舍論頌。後赴菲律賓弘法。1953 年入錫蘭佛教大學，專攻南傳佛教，然對維護大乘佛法仍不遺餘力，屢次對南傳上座部之非議北傳佛法，予以辯正。此後仍以弘傳大乘為志。1958 年，性願法師合併菲國岷市信願、華藏二寺，師受聘任法主。其後二寺創辦能仁學校，師代任校長，主持校政。並於此一期間，創辦能仁中學。畢生致力於佛教之弘化及教育之提倡。

<sup>12</sup> 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七），p.6859：

續明：（1919～1966）北平人，俗姓徐。年 12，依悟禪法師出家，法名天慧。於廣濟寺弘慈佛學院親近律宗泰斗慈舟律師。民國 31 年（1942），遊學四川漢藏教理院。33 年，赴西康習藏典。曾先後親近太虛、印順諸師。亦曾協助編輯太虛大師全書。38 年，赴廈門南普陀寺大覺講舍講學。後與印順導師相偕抵港。42 年，應印老之邀來臺，主編海潮音月刊。二年後，掩關於新竹青草湖，深究經藏。出關後，主辦新竹靈隱佛學院，致力於僧伽教育。48 年，晉任福嚴精舍住持。53 年，辭退住職，出國弘法。55 年，赴印度參禮聖蹟，因肝疾復發，示寂於加爾各答，世壽 48。師生性耿直，一生以佛法、戒律為依歸，間亦研究中觀、唯識。其生平著述，後人輯為「續明法師遺集」。

<sup>13</sup> 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一），p.165：

了參：浙江省人，曾奉太虛大師指示，與光宗、白慧等留學錫蘭，英文造詣佳，譯有南傳法句經。（案：亦為覺音所造的《清淨道論》翻譯）

的願力，支持我勝過了奄奄欲息的病態。（pp.25-26）

## 六、三部書（pp.26-28）

有三部書，對我早期的寫作，資料方面有相當的幫助；而且，見到這三部書，都還有點意外之感。

一、多羅那他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：26 年（32 歲），我在武院病了，一直不能康復。由於七七事變，全國抗日，虛大師與法尊法師都從廬山來，留學日本的墨禪學長也來武院小住。墨禪隨身帶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譯的 Tāranātha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這是西藏著名的史書。我不通日文，好在譯本中的人名、地名、佛法術語，多用漢字譯出，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。這本書對無著、世親時代的佛教，後期中觀學者的興起，與唯識學者的論諍，特別是秘密大乘的興起與發展，有相當詳細的敘述。我向他借來慢慢看，他不久就去了香港。抗戰勝利回來，知道墨禪已在上海去世。這樣，這本書「久借無歸」，也就成為我的書了！<sup>14</sup>

二、宗喀巴的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：27 年（33 歲）秋天，我到了四川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。學院已經開學，所以我住在（教師住處）雙柏精舍，只是自修而已。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，是法尊最近從藏文譯出的，虛大師要我為這部書潤文。這是西藏格魯派宗喀巴大師所著的，對祕密乘——「事，行，瑜伽，無上瑜伽」四部續的次第作扼要的敘述。<sup>15</sup>我讀了這本書，了解

<sup>14</sup> 印順導師，《永光集》，p.246：

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從無著、世親，到中觀與唯識者的論諍，秘密大乘佛教的廣泛弘傳，我的確是大多採用這本書的。龍樹以前，從釋尊時代，到部派分化，政局紛亂，我是多取我國所傳，及牛津大學的《印度史》。西藏所傳，大乘只有中觀、唯識；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作者是覺囊巴派，是真常唯心論者，也自稱「唯識見」，所以說「多氏的《印度佛教史》，提貢了他對印度佛教發展史的基本架構（〈台灣最偉大的思想家〉見《福報》二十六期）」，是我所不能同意的。

<sup>15</sup>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21：「密典的傳出，起初是事部（雜密）、行部（胎藏界）、瑜伽部（金剛界），其後又有無上瑜伽部。」

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p.320：

|       |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|
| 事部    | —— | 解脫之佛陀主，攝外…………… | } | 鬼神崇拜之密教 |
| 行部    | —— |                |   |         |
| 瑜伽部   | —— | 悲和之菩薩主，融外…………… |   |         |
| 無上瑜伽部 | —— | 貪瞋之鬼神主，同外…………… |   |         |

到祕密乘嚴重的天化特性，如「修六天」<sup>16</sup>，「天色身」<sup>17</sup>，「天慢」<sup>18</sup>等，真是「天佛一如」。有些術語，我不能了解，就請問法尊法師；從前閱讀大藏祕密部，如金剛，蓮華等術語，也就能了解是什麼。我的「潤文」，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潤，內容是決不改的。這部書，漢院刻經處沒有出版，託人帶到北平，由「北京菩提學會」出版，託人帶多少部回四川。這本來是限於學密者閱讀的，因為掛名「潤文」，也給了我一部。《印度之佛教》十七章的〈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〉，這部書提供了主要內容，這真是因緣巧合了！

三、《古代印度》：這是“Ancient India”的中文譯本，是『印度史』的一部分。30年（36歲），有人將這部譯稿，帶到漢藏教理院來。古代的印度，佛教是相當重要的宗教，流行了千五（六）百年。這部書當然要談到佛教；為了譯稿的更為正確，所以譯者送來漢院，希望能對有關佛教部分，加以校正。我以先讀為快的心情，取得一讀。全書十二章，從「史料及古史」，到「南印度」，我就擇要的記錄下來。對後來《印度之佛教》的寫作，才有了史的重要參考。而這部譯稿的譯者是誰，這部譯稿有沒有出版，我並不知道。我與這部譯稿的相見，是非常意外的！

## 七、業緣未了死何難（pp.29-35）

### （一）引言

「人命在呼吸間」，佛說是不會錯的。健全結實的人，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緣而突然死去。死，似乎是很容易的，但在我的經驗中，如因緣未盡，

---

<sup>16</sup>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429：

「事續」與「行續」，在正修念誦時，不外乎修六天：真實天，聲天，字天，色天，印天，相天。

<sup>17</sup> 印順導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p.57：

密宗的修天色身，也是念佛三昧。不過他們所修的本尊，已從佛而轉為菩薩，從菩薩而轉為夜叉、羅剎的忿怒身，所以不說觀佛而稱為修天了。

<sup>18</sup> 印順導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147-148：

天慢者，即以佛菩薩自居。此由他力念佛之渴望救護，自力念佛之我佛平等，極卑極慢之綜合，而以三密行出之。一切法真常本淨，不應妄自菲薄，應有堅強之天慢。自身即佛，而未嘗不自感其無能，乃唯求本尊之三密加持。質言之，信得自身即佛，而求諸佛三密加持力以實現之。此與初期大乘經論，信有成佛之可能，而但可於智深悲切之大行中得之，精神之相去遠矣！祕密者修天慢而即身成佛，如乞兒以富有自居，衣食不給，乃卑辭厚顏以求富翁之賜予，俾與富人共樂耳！何慢之有？

那死是並不太容易的。說得好，因緣大事未盡，不能死。說得難聽些，業緣未了，還要受些苦難與折磨。（p.29）

## （二）常在病中而有隨時會死的意念

26 年（32 歲）5 月，又在武昌病了，老毛病。病好了，還是一天天衰弱下去，從睡眠不足而轉為失眠，整天都在恍惚狀態中。有時心裡一陣異樣的感覺，似乎全身要潰散一樣，就得立刻去躺著。無時不在病中，對我來說，病已成為常態。常在病中，也就引起一些觀念：

一、我的一句口頭禪：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。

二、於法於人而沒有什麼用處，生存也未必是可樂的。死亡，如一位不太熟識的朋友。他來了，當然不會歡迎，但也不用討厭。

三、做我應做的事吧！實在支持不了，就躺下來睡幾天。起來了，還是做我應做的事。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」，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呢！但我也  
不會急求解脫，我是一個平凡的和尚。

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。我存有這樣的意念，所以我在武昌，一向是不躲警報的。因為我覺得：如真的炸中了，那怕小小彈片，我也會死去的，不會傷殘而活著受罪。一天晚上，敵機來得特別多。武院當時住有軍事器材庫（科？），一位管理員，慌得從樓梯上直滑下來。有人急著叫我，我沒有感激他，相反的嫌他囉嗦，這可以反映我當時的生死觀了。然而這一觀念，在我兩次應死而不死的經驗中，證明了是並不正確的。

## （三）應死而不死的經驗

### 1、民國 30 年

一次是民國 30 年（36 歲）的中秋前夕，我在縉雲山。月餅還沒有喫到，老毛病——肚子倒先有了問題。腹部不舒服，整晚難過得無法安眠（可能有點發熱）。學院的起身鈴響了——五點半，天色有點微明。我想起來去廁所，身體坐起，兩腳落地，忽然眼前一片烏黑，一陣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異樣的疲倦感。我默念「南無佛，南無法，南無僧」。我不是祈求三寶的救護，而是試驗在這異樣的境界中，自心是否明白。接著想：「再睡一下吧」！這應該是剎那間事，以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忽然有了感覺，聽到有人在敲門，是同事在喚我早餐了——七點鐘。看看自己，腳在地上，身體卻擱在

床上；滿褲子都是臭糞。慢慢起來，洗淨了身體，換上衣服，再上廁所去。我知道，這是由於腹瀉而引起的虛脫。昏迷這麼久——一點多鐘，竟又醒過來了。我想，假使我就這樣死了，也許別人看了，會有業障深重，死得好慘的感覺。然在我自己，覺得那是無比的安詳與清明。我不想祈求，但如將來這樣死了，那應該說是有福的。

## 2、民國 31 年

另一次是民國 31 年（37 歲），我在四川合江（法王寺所辦的）法王學院。一個初夏季節，常住為了響應政府的減（或是限）租政策，晚上（農夫們白天沒有閒）召集佃農，換訂租約。法王寺的經濟，就是田租；田多，佃農也多，一則一則的換訂新約，工作極其繁重，我也得出來幫助一下。我的工作計算，田幾畝幾分幾釐，年繳租穀幾石幾斗幾升幾合。佃約寫好了，我又拿來核對一下，以免錯誤。這一晚，直到早上三點多鐘才結束。

### （四）奇妙的一跌，進而深信因緣不可思議

過度疲勞，我是睡不著的。早餐後，還是睡不著，於是出門去散步。寺在深山，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徑。經過竹林旁邊，被地上的落葉一滑，就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。只覺得跌到下面，站不住而又橫跌出去，別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約有半點多鐘，我才逐漸醒過來。覺得左眉有點異樣，用衣袖一按，有一點點血。站起身來一看，不禁呆了，原來從山徑跌下來，已翻了四層坡地，共有四、五丈高。我也顧不得一隻鞋子還在上層，就慢慢的走回來。最後，爬上三、四十層石級，才到達寺院。那一天，學僧們出坡採茶子去了，演培帶著學僧們上山，僅有文慧在院裡。左眉楞骨上的傷痕，深而且長，可是出血不多（也許這裡微血管不多）。文慧就為我洗淨，包紮好。我上床睡了一下，忽然痛醒了。右腳的青筋，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來，右腳痛得幾乎不能著地，原來腳筋受了重傷。深山無醫無藥，想不出辦法。到合江去就醫嗎，距離七十五華里，坐著滑竿急急的走，也要八個小時。我在山上跌傷了，驚動了全寺。丈室的一位老沙彌，自己說會醫，看他說得很有信心，也就讓他醫了。他用烘熱了的燒酒，抹在筋上，一面用力按摩。他是懂得拳術的，把我的右腳，又搖又拉，當時被按摩得很痛。人疲倦極了，漸漸睡去，等到中午醒來，青筋不見了，腳也不痛了。這類急救，比西醫還有效而迅速得多。極度衰弱的人，跌了這麼一交，竟然沒有死去。不但沒有死，眉心的創傷，幾天就好了，連傷疤也沒有留下

多少。腳筋扭傷了，恰巧有一位老沙彌，一摩就好。只是上面的門牙，跌鬆而長出幾分；下齒折斷了兩根。不好看，咀嚼也不中用，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，到民國 55 年（61 歲）才拔去。這一交，不能說不嚴重，可是沒有死去，也沒有留下傷痕，真是奇妙的一跌！這一交，使我有進一步的信念。「身體虛弱極了，一點小小因緣，也會死過去的」——這幾句口頭禪，從此不敢再說了。業緣未了，死亡是並不太容易的。

56 年（62 歲）冬天，我去榮民醫院作體格檢查。車是從天母方面過去的；我坐在司機右側，後座是紹峰、宏德，還有明聖。醫院快要到了，前面的大卡車停了，我們的車也就停了下來。不知怎的，大卡車忽然向後倒退，撞在我們的車上。車頭也撞壞了，汽車前面的玻璃，被撞得紛紛落在我的身上。大家慌張起來，我坐著動也不動。他們說我定力好，這算什麼定力！我只是深信因緣不可思議，如業緣未盡，怎麼也不會死的（自殺例外）。要死，逃是逃不了的。我從一生常病的經驗中，有這麼一點信力而已。  
（pp.30-35）

## 八、我回到了江南（pp.35-40）

經洛陽、鄭州，到達開封。鐵塔寺與開封佛學社，都是淨嚴法師主持的。淨嚴是武院的老學長，從慈舟老法師出家；那時，續明也在這裡。我經過一個多月的辛苦，病倒了，只能留下來養病，讓演培與妙欽先回去。我住在佛學社，又上了現代佛教的一課。一位憲兵司令（大概是駐鄭州的），有事到開封來，到佛學社來看淨嚴法師。淨嚴法師而外，戴湄川居士（前國會議員）也在座。這位司令談起了佛法：他曾以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考問過好幾位法師。在重慶也問過法尊法師，也還是差一點。戴湄川說：「司令對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」！他說：「抗戰，剿匪，為國家服務，還不能專心研究；曾看過一部有注解的《心經》」。他走了，戴湄川說：「好小子！我真想刮他兩個耳光。憑他看過一部《心經》注解，就狂妄到那個樣子」！這件事，對我的印象極深。出家人對佛法不大留心，而對軍政名流，護法居士，卻一味奉承逢迎，按時送禮請齋。說到佛法，自己不會說（也有謙恭而不願意說），卻來幾句：「大居士深通佛法」，「見理精深」，「真是見道之言」。被奉承的，也就飄飄然連自己的本來面目都忘了。憑固有的文字根柢，儒道思想，讀幾部經，看幾則公案，談禪、

說教，就是大通家了！輕視出家人的風氣，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！為什麼會這樣？就是自己無知，卻奉承逢迎，攀緣權勢。所以，如果說有「四寶」，那只因僧不成寶，怪不得別人。我從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，（對佛法的理解）也從不會恭維他們，免他們陷於輕僧、毀憎，連學佛的基礎——歸依三寶功德都不能具足。（pp.36-37）

36 年（42 歲）正月，我回到了上海，在玉佛寺禮見了虛大師。大師那時有說不完的不如意事，心情沈重。那時的杭州靈峰，辦理武林佛學院，演培與妙欽，都在那裡任教，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。大師說：「回來時，折幾枝梅花來吧」！靈峰是杭州探梅的勝地。我去了幾天，就得到虛大師病重，繼而逝世的消息。我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，與大家一起到上海，奉梅花為最後的供養。我在開封，在武昌，一再滯留，而終於還能見到大師，也算有緣了！大師的弟子都來了，我被推主編《太虛大師全書》。這是我所能做的，也就答應了。與續明、楊星森，在三月裡到了雪竇，受到寺主大醒法師的照顧；全書到第二年四月才編集完成。（pp.38-39）

### 九、廈門・香港・臺灣（pp.40-45）

因緣是非常複雜的，使我遠離政治動亂的苦難，主要應該是妙欽。妙欽與演培等，在漢院同住了幾年，在法義的互相論究中，引發了一種共同的理想。希望在杭州一帶，找一個地方，集合少數同學，對佛法作深一層的研究。36 年（42 歲）冬天，以佛性（禪定和尚的弟子，曾在漢院任監學）名義，接管杭州岳墳右後方的香山洞，籌組「西湖佛教圖書館」，就是這一理想的初步實施。這是我對佛法的未來理想，理想只如此而已。在幾位學友中，我是大了幾歲的，隱隱然以我為主導，但我沒有經濟基礎，連自己的生活都解決不了。那該怎麼辦呢？當然寫緣起哪（這是我的事），找贊助人哪（佛性出去跑了幾趟），而主要卻寄希望於妙欽的一位長輩。（pp.40-41）

### 一〇、懷念大法師（pp.45-50）

民國 20 年春，我到閩南佛學院求學。院長虛大師常在外弘法，院務由代院長大醒法師主持，同學們稱之為大法師。由於我夏季多病，大法師推介我去鼓山，任湧泉佛學院教師；年底回閩院，大法師又要我為同學們講課。我得到較多的休息時間，不健康的身體也就拖延下來。大法師對我的

恩德，是難以忘卻的。

大法師的名字——大醒<sup>19</sup>，是虛大師給予的。虛大師的出家弟子，如大慈，大勇，大嚴，大剛等，都以「大」為名。沒有從虛大師出家，而虛大師賜名大醒，這是眾多學生中的唯一人，也可見虛大師對大法師的厚望了！（pp.45-46）

民國 74 年，我讀到二則文記，使我對大法師的懷念，有說不出的感受。幻生在「一個別具意義的祝壽集會」——這是美國方面的少數人士為我祝八十壽辰的集會說：「大醒法師曾說：『圓瑛法師一生的著作，比不上印順法師一篇文章的價值』……經過三十多年，……深覺醒公此言不虛。……完全因襲古人的舊說，怎能與印公導師的文章相比」（《內明》159 期）。文字的價值，雖因觀點不同而可能不同，但大法師這幾句話，為了引起僧青年的注意，說的未免太重了！那一年，臺灣方面，也徵求各方，發起編集《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》。李恆鉞的〈我從導師所學到的中觀〉末後說：「第一，當然是謝導師。第二，是謝已滅度的大醒法師。在我沒聽說導師（的名字）以前，他對我說：你跟印順導師學，他是太虛大師座下我的同門師兄。說句實話，我給他的弟子作學生，都不夠資格」（《印順導師的思想與學問》151 頁），這句話的份量太重了！大法師是我的師長，他卻說是同門師兄；還說作我學生的學生都不夠格。我那時還在香港，這樣的推重

---

<sup>19</sup> 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一），p.889：

大醒：（1900～1952）江蘇東臺人，俗姓袁。法名機警。晚年別署隨緣，太虛大師賜號「大醒」，因以字行。早年畢業於東臺師範學校。讀憨山夢遊集，頓起出世之志，因從揚州天寧寺讓之和尚出家，時年 25。同年夏天，太虛大師講維摩經於光孝寺，師始廁講席，秋，入武昌佛學院，專究內典。民國 17 年（1928），應太虛之命，至廈門南普陀寺，任監院，主持閩南佛學院。時革命初奠，佛教危機彌深，而教內猶多因循，師乃創辦現代僧伽月刊（後改名現代佛教），為我國佛教有健全輿論之始。21 年，隨太虛離廈門。翌年，小住潮汕。冬，還武昌佛學院，主編海潮音，鼓吹人間佛教。24 年，赴日考察佛教教育，備受歡迎，翌年返國，住持淮陰覺津寺，創辦覺津佛學院、覺津月刊，主持七縣僧眾救護訓練，講學於感化院。會抗戰軍興，師乃退而自修。後嘗住持高郵善因寺，時值戰亂，隨緣而已，故師晚年自署「隨緣老人」。抗戰勝利後，出任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祕書長。35 年秋，繼太虛大師住持奉化雪竇寺。37 年，復主編海潮音，嗣以戰火南侵，攜海潮音來臺復刊，兼任善導寺導師。39 年，移住新竹香山。40 年，發起主辦臺灣佛教講習會於新竹靈隱寺。冬，以腦溢血臥疾，纏綿及載，41 年 12 月 13 日示寂，世壽 53。著有地藏本願經講要、八指頭陀評傳、日本佛教視察記、口業集、空過日記等，海潮音社輯為大醒法師遺著行世。

我，無非希望我來臺灣的話，他們會尊敬我，跟我學習。我來了臺灣，到新竹找地建福嚴精舍，還住在一同寺。李恆鉞，許巍文等少數居士來見我，要求我講中觀，我也就隨緣講說，每星期一次。我當時深感這幾位求法心切，原來是受大法師稱譽所引起的。我曾說：「學問是好事，每病在一慢字」。有些佛學知識，講演弘法而被稱為法師的，每會引發慢心。在「慢」的影響下，高高在上，即使從他修學或聽他講課，也不再提起了。大法師那樣，故意貶低自己，希望在家弟子能從他的學生學，在這末法時代，能有幾人呀！我稱大法師為「大悲菩薩之流也」，菩薩道就是以大悲為主力的。悲懷人間而念念在復興佛教，大法師是傑出的一人！（pp.49-50）

### 一一、墓庫運還是法運亨通（pp.50-59）

42 年（48 歲）夏天，我從臺灣回香港，搬運書物及處理未了的手續。在識廬住了好幾天，我對優曇學長說：「我交墓庫運了」（這是家鄉俗語，墓庫<sup>20</sup>運會遭受種種惡劣的境運）！他問我為什麼？我將去年（41 年）的事告訴他。從去年起，種種因緣迫迫而來，看來是非受苦難與折磨不可了。優兄為我歡喜，說我法運亨通。但到了現在，我還不能決定，這真的是法運亨通嗎？

善於把握機緣的，人生是隨時隨地，機緣都在等待你。但在我自己，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葉，等因緣來自然湊泊。我不交際、不活動，也不願自我宣傳，所以我不是沒有因緣，而是等因緣找上門來。這當然是生活平淡，少事少業了。可是一到 41 年（47 歲），因緣是一件件的相逼而來，有的連推也推不掉，這是我一生中僅有的一年。因緣的迫逼而來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！這一年的因緣，值得一提的，至少有十件。（pp.50-51）

41 年（47 歲）的因緣，一件件的緊迫而來，不管是苦難與折磨，還是法喜充滿，總之是引入了一個新的境界。我雖還是整天在房間裏，但不只是翻開書本，而更打開了窗戶，眺望人間，從別人而更認識到自己。（p.59）

---

<sup>20</sup> 古代認為一個人的運氣如一塊表當指標走到不同的位置，人的運勢會有好差不同的表現。墓庫體現一個人不同時期，不同情況下結印陣在結印式的變化下對未來的影響。（網絡資料：百度百科）

## 一二、香港與我無緣（pp.59-62）

出家來 22 年（19 到 40 年），我依附在寺院中、學院中，沒有想到過自己要修個道場。38 年 6 月，到了香港，就到大嶼山寶蓮寺過夏。中秋後，移住香港灣仔的佛教聯合會。十月初，馬廣尚老居士為我們借到了靜室，才移住粉嶺的覺林。39 年，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；40 年，又寄住到青山的淨業林。由於淨業林難得清淨的預感，決定了自立精舍，這就是福嚴精舍籌建的因緣。福嚴精舍不是我個人的，為我與共住的學友——演培、續明、常覺、廣範等而建築的，也就是我們大家的。地也買定了；妙欽在馬尼拉的普陀寺，為我們舉行了一次法會，集成菲幣壹萬元寄來。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，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計劃，終於變了。（pp.59-60）

我對香港，並無特別好感，沒有非住不可的理由。只是為了經手籌建手續，不能撇下不問。我一切是隨因緣而流，子老為我安排一切，我能說什麼。只能說：臺灣與我有緣——有無數的逆緣與順緣；香港與我無緣，沒有久住的因緣。就這樣，福嚴精舍終於在 42 年夏天，建在臺灣省的新竹市了。（p.62）

## 一三、漫天風雨三部曲（pp.62-79）

### （一）引言

在 42 年與 43 年之間，我定居在臺灣，受到了一次狂風駭浪般的襲擊，有生以來不曾經歷過的襲擊。在我的平凡一生中，成為最不平凡的一年。我出家二十多年了，一向過著衰弱的、貧苦的，卻是安寧的、和諧的生活。覺得自己與人無爭，我沒有到臺灣，就受到了從臺灣來的愛護。在我的平淡生活中，感覺到一切都是好的。（p.62）

### （二）過程

#### 1、第一部——圍攻圓明

我不能專顧自己了，非得敞開窗戶，眺望這世間——寶島佛教的一切，情況逐漸明白過來。原來，慈航法師寫對我攻擊的文章，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。長老大德們隱蔽起真情實況，而展開對我的致命一擊。打擊方式，逐漸展開，以「圍剿圓明」的姿態開始——第一部。（p.66）

## 2、第二部——慈老提筆

由慈航法師寫文章——〈假如沒有大乘〉，是對我正面攻擊的第二部曲。當時的慈航法師，道譽很高。趙炎午、鍾伯毅……護法長者們，對慈航法師都有相當的敬意。如慈航法師而對我痛加批評，那麼，護法長者們對我的觀感，是多少會有影響的。所以，長老法師們與慈航法師，平時雖未必志同道合，而為了對付我，長老法師們，還有少數的青年義虎，都一個個的先後登上秀峰山彌勒內院（當然一再上山的也有），拜見慈航法師。大家異口同聲，要慈老出來救救中國佛教。要慈老登高一呼，降伏邪魔，否則中國佛教就不得了！長老法師們那樣的虔誠，那樣的懇切，那樣的護教熱心！在關中專修的慈航法師，終於提起筆來，寫下了〈假如沒有大乘〉。因緣是那樣的不可思議，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見慈老不可！也就這樣，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，忽而兵甲不興。希有！希有！我不能不歌頌因緣的不可思議。（pp.69-70）

## 3、第三部——向黨密告

國民黨中央黨部，有一種對黨員發行而不向外界公開的月刊（半月刊？），當時的最近一期，有這麼一則：（大意是）據報：印順所著《佛法概論》，內容歪曲佛教意義，隱含共匪宣傳毒素，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。這當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國民黨黨員的，將我所著的《佛法概論》，向黨方或保安司令部密報，指為隱含共匪宣傳而引起的。（p.72）

### （三）引發風雨之因緣

#### 1、外緣

在暴風雨的驚濤駭浪中，也許真正著急的是子老。他是我來臺的保證人，邀我來臺的提議者，我又是善導寺（善導寺由護法會管理，子老是護法會的會長）的導師。我如有了問題，他忠黨愛國，當然不會有問題，但也夠他難堪的了。而且，善導寺又怎麼辦呢！子老應該是早就知道的，知道得很多很多。他有時說：「問題總要化解」。他從不明白的對我說，我以為不過是長老法師們對我的誤會吧了！但他是使我成為問題的因素之一，他怎麼能消弭這一風波於無形呢！無論是圍攻圓明，慈航法師出面寫文章，以及向黨（政）密告，而真正的問題是：我得罪（障礙了或威脅）了幾乎是來臺的全體佛教同人。

## 2、內因

與我自己有關的，是：

一、我來臺去日本出席世佛會，占去了長老法師們的光榮一席。

二、我來了，就住在善導寺。主持一切法務，子老並沒有辭謝南亭法師，而南亭法師就從此不來了。但是，離去善導寺是容易的，忘懷可就不容易了！這又決不只是南亭法師，善導寺是臺北首刹，有力量的大心菩薩，誰不想主持這個寺院，舒展抱負，廣度眾生呢！

三、我繼承虛大師的思想，「淨土為三乘共庇」。<sup>21</sup>念佛，不只是念阿彌陀佛，念佛是佛法的一項而非全部；淨土不只是往生，還有發願來創造淨土。這對於只要一句阿彌陀佛的淨土行者，對我的言論，聽來實在有點不順耳。

四、我多讀了幾部經論，有些中國佛教已經遺忘了的法門，我又重新

---

<sup>21</sup>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第五冊》，p.20：

另一部〈淨土新論〉，是依虛大師所說：「淨為三乘共庇」，說明佛法中的不同淨土。在「往生淨土」以外，還有「人間淨土」與「創造淨土」。這對只要一句彌陀聖號的行者，似乎也引起了反感！

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第五冊》，p.99：

我是太虛大師門下的後進，受虛大師思想的影響很大。大師說：「律為三乘共基，淨為三乘共庇」，廣義的淨土說，就是我論列淨土思想的原則。

（3）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一編 佛法總學》，p.503：

此外還有律宗和淨土二宗，這裏所謂淨土，不是專指念彌陀而說，淨土有十方諸佛的淨土，有諸大菩薩的淨土，念彌陀不過淨土中法門之一而已。淨土是為已發心修行的人，在一生未能證聖果，因為未證聖果轉身就容易退墮，或不免墮三惡道流轉生死，這樣失去了一生的功行，豈不是很可惜的嗎？因此從諸佛菩薩所示居的淨土，使眾生持念一佛或一菩薩的名號，仗彼諸佛菩薩的大悲願力，使其往生彼土，令其得不退轉，免墮六道輪迴，這是淨土緣起的真意義。

大乘中所信行的淨土，如西方極樂淨土，兜率內院淨土，不過在二乘裏沒有明顯的表出。所以圖上只用虛線。庇是託庇的意思，共庇是表明大小乘共同所庇，即是依靠諸佛菩薩的淨土接引。如大富貴人家的別墅或賓舍，可收留教養投靠的人。

律宗，不是專指傳戒、受戒而言，律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那尼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之七眾律，更有大乘菩薩律與密宗律等；人天、聲聞、獨覺、菩薩所共同遵守的，所以圖上說戒律是大小所共基的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（4）《太虛大師全書 第一編 佛法總學》，p.342：

觀行門可大別為真空觀行門與假相觀行門。行門之所契達者，皆為空假不二，假空俱非之中實法界。而中國所傳十宗可系列為兩行如下：

真空觀——成實——中觀——禪宗——天台——共基之戒律

中實

假相觀——俱舍——唯識——密宗——華嚴——共庇之淨土

拈出。舉揚一切皆空為究竟了義，以唯心論為不了義，引起長老們的驚疑與不安。

五、我的生性內向，不會活動，不會交往，更不會奉承迎合，容易造成對我的錯覺——高傲而目中無人。（pp.74-75）

#### （四）一切讓因緣去決定

值得欣幸的是：當時的政府，已經安定；政治已上了常軌，對治安也有了控制。所以，對於密報，或有計劃的一次接一次的密報，如沒有查到真實參加組織活動的匪諜嫌疑，決不輕率的加以拘捕。我在這次文字案中，沒有人來盤問我，也沒有被傳詢、被逮捕。由於政治的進步，我比（幾年前）慈航法師及青年同學們，實在幸運得多了。後來，以請求修改，重新出版而銷散了漫天風雨。我還是過去那樣的從善導寺而福嚴精舍，從福嚴精舍而善導寺。在中國（大陸來的）佛教界，從臺中到臺北，幾乎全體一致的聯合陣線，對我僅發生了等於零的有限作用。我憑什麼？我沒有祈求佛菩薩的加被，也沒有什麼辦法。我只是問心無愧，順著因緣而自然發展。一切是不能盡如人意的，一切讓因緣去決定吧！（pp.78-79）

### 一四、佛法概論（pp.79-85）

#### （一）引言

《佛法概論》這部書，曾為了他（在香港）的出版，我沒有轉移到重慶，而避免了陷身大陸的災難。也為了他的出版，為人密報「為共產黨鋪路」。假使這本書是人的話，那應該說恩人還是冤家呢！（p.79）

#### （二）因北拘盧洲而起之誤會

《佛法概論》雖以避難香港，出版於民國 38 年。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，並是民國 33 年在四川之講稿，且有據更早所說者，如〈自序〉所說。

《佛法概論》而被認為有問題的，主要是北拘盧洲。這原是民國 33 年在四川的講稿，發表在《海潮音》，當時都是經過新聞檢查而刊布的。這一講稿，還受到虛大師的獎金，我怎麼也想不到是會有問題的。四大部洲說，與現代的知識不合，我解說為：這在古代是有事實根據的，不過經傳說而漸與事實脫節。拘盧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，為古代婆羅門教的中心。北拘

盧，也就是上拘盧，在拘盧北方，所以說：「傳說為樂土，大家羨慕著山的那邊」。我畫了一幅地圖，北拘盧泛指西藏高原。當時是抗戰時期，即使是三十八年，西藏也還沒有陷落，能說我所說的北拘盧洲（福地），隱隱的指共產區而說嗎？我對四大部洲的解說，與舊來的傳說，有點不合。這不是我的不合！而是四大部洲的傳說，與現代所知的現實世界不合。為了免除現代知識界的誤會，作一合理的解說，這算「歪曲佛教意義」嗎？其實，王小徐的〈佛法與科學〉；虛大師的〈真現實論〉，都早在我以前，嘗試新的解說，以免現代知識界的誤會了。（pp.81-82）

### （三）因誤會而有之得益

修正樣本轉了上去，到國曆 4 月 23 日，得中佛會通知，將修正樣本也發了下來，「希將印妥之修正本，檢送四冊來會，以便轉送」。驚濤駭浪的半年，總算安定了下來。這一次，我沒有辦法，也從不想辦法，在子老的指點下，解除了問題。雖然，他是我之所以成為問題的因素之一，我還是感謝他。

這一意外的因緣，使我得益不少。

一、我雖還是不會交往，但也多少打開了窗戶，眺望寶島佛教界的一切，漸漸的了解起來。這可說是從此進步了，多少可以減少些不必要的麻煩。

二、我認識了自己。在過去，身體那麼衰弱，但為法的心，自覺得強而有力，孜孜不息的為佛法的真義而探求。為了佛法的真義，我是不惜與婆羅門教化，儒化，道化的神化的佛教相對立。也許就是這點，部分學友和信徒對我寄予莫大的希望、希望能為佛法，開展一條與佛法的真義相契應，而又能與現代世間相適應的道路。

《印度之佛教》的出版，演培將僅有的蓄積獻了出來。續明他們去西康留學，卻為我籌到了《攝大乘論講記》的印費。特別是避難在香港，受到妙欽的長期供給。這不只是友誼的幫助，而實是充滿了為佛法的熱心。學友們對我過高的希望，在這一次經歷中，我才認識了自己。我的申請再審查，還是理直氣壯的。但在申請修正時，卻自認「逃難時缺乏經典參考，文字或有出入」。我是那樣的懦弱，那樣的平凡！我不能忠於佛法，不能忠於所學，缺乏大宗教家那種為法殉道的精神。我不但身體衰弱，心靈也不

夠堅強。這樣的身心無力，在此時此地的環境中，我能有些什麼作為呢？空過一生，於佛教無補，辜負當年學友們對我的熱誠！這是最傷心的，引為出家以來最可恥的一著！（pp.84-85）

### 一五、餘波蕩漾何時了（pp.85-90）

漫天風雨所引起的驚濤駭浪，雖然過去了，多少總還有點餘波蕩漾。子老與善導寺還是這樣，我還是這樣，福嚴精舍也還是這樣。老問題一模一樣。怎麼就能安定呢？我只慚愧自己的懦弱，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。至於「報密」之類，事關機密，我根本不會知道，所以也從不想去知道。（pp.85-86）

據說，我當然沒有看到，對於調查我的案卷，堆積得也真不少了。我從這裡，更深信世間的緣起（因緣）觀，緣起法是有相對性的。有些非常有用，而結果是多此一著。有些看來無用，而卻發生了難以估量的妙用。我的身體是衰弱的，生性是內向的；心在佛法，對世間事緣，沒有什麼興趣。這對於荷擔復興佛教的艱巨來說，是不適合的，沒有用的，但好處就在這裡。我在香港三年，住定了就很少走動。正如到了臺灣，只是從福嚴精舍到善導寺，從善導寺回精舍一樣。在香港，屬於左派的外圍組織不少，局外人也並不明白。如我也歡喜活動，偶爾去參加些什麼會，那即使簽一個名，我就不得了。我憑了這無視世間現實，在政局的動盪中，安心地探求佛法。我才能沒有任何憂慮的，安然的渡過了一切風浪。

餘波蕩漾何時了？這大概可從中佛會（子老對中佛會的關係，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），善導寺的演變，而可作大概的推定。……（p.88）

善導寺，起初我還是導師，這當然還要餘波蕩漾下去。後來我離開了，直到道安法師出來負住持的名義。子老對善導寺，我對善導寺的關係，完全改觀。此後，即使有些無傷大雅的蜚語<sup>22</sup>，不妨說問題解決了。因緣，無論是順的逆的，化解是真不容易！（p.90）

---

<sup>22</sup> 蜚〔fēi〕語：無根據的話，誹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913）

## 一六、我真的病了（pp.90-93）

民國 20 年（26 歲）5 月起，我開始患病，終於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態。  
（p.90）

我的病也有些難以思議。經醫師的診斷，我的肺結核是中型的，病得很久很久，大部分已經鈣化，連氣管也因而彎曲了。在我的回憶中，我只是疲憊不堪，沒有咳嗽（傷風也不多），沒有吐血，沒有下午潮熱的現象。難道疲憊不堪，就是這麼重的肺病象徵嗎？年齡漸漸大了，壞也壞不到那裡去，後來索性不問他。現在回憶起來，我不承認有病，對我的病是最適合的。如在抗戰期間，一心以為有病，求醫求藥，經診斷而說是肺病，那時還沒有特效藥，在病的陰影下，早就拖不下去了。為什麼不承認有病，不調理診治？最主要的是沒有錢，那麼，沒有錢也並不太壞。同時，我雖然疲累不堪，但也不去睬他。或有新的發見，新的領會，從聞思而來的法喜充滿，應該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。我對病的態度，是不足為訓<sup>23</sup>的，但對神經兮兮的終日在病苦威脅中的人，倒不失為一帖健康劑。（pp.91-92）

## 一七、我離開了善導寺（pp.93-101）

41 年（47 歲）來臺灣，住在善導寺。不能回去，又別無去處，南亭法師又事實上辭去了善導寺導師，我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長住下來。42 年底的漫天風雨，使我認識到問題的癥結：住在善導寺，我是永不會安寧的。（p.93）

我以書面向護法會辭職。子老知道我決心要退了，就不免躊躇，請誰（為住持）來為他維持善導寺呢！他一再與我商量善導寺的未來人選。他提議福嚴精舍的三個人，我不能同意。最後我說：「要我提供意見，那麼南亭法師是最理想了。不說別的，最近在整理佛教會的關係上，你們也非常協力同心」。子老不以為然，我說：「那麼道安法師，這是趙炎老（恆惕）、鍾伯老（毅，都是護法會的有力人士）所能贊同的」。他又不願意，我說：「那麼演培吧」！我的話，其實我是譏刺的。子老一心一意的，覺得演培在臺灣，未免可惜而要送他去日本，瞞著我而進行一切手續。可是，他竟然會（白費種種手續，而）將演培留下，繼任善導寺住持。

---

<sup>23</sup> 不足為訓：不值得作為遵循的準則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394）

在子老的心目中，去日本聯絡佛教界反共，還是不及為他維護善導寺的重要！我的住持名義，僅一年半，我是將善導寺交還護法會，我沒有交給任何人。善導寺住持，演培是不適宜的。但父子之親，有時還不能過分勉強，何況師生！有些事，說是沒有用的，要親身經歷一番，才會慢慢理會出來。可是這麼一來，我對善導寺的關係，斷了而又未斷，斷得不徹底。因為在長老法師們看來，印順交給演培，這還是印順力量的延續。無論是順的因緣，逆的因緣，一經成為事實，就會影響下去而不易解脫，因緣就是這樣的。

在 46 年（52 歲）國曆 9 月 15 日，我正式離開了善導寺，心情大為輕鬆。當時我以什麼理由而提出辭退呢！真正的問題，是不能說的，說了會有傷和氣。我以「因新竹福嚴精舍及女眾佛學院，需經常指導修學，以致教務寺務，兩難兼顧」為理由。但就是這些表面理由，又成了逆緣，而受到相當程度的困擾。（pp.99-101）

### 一八、有關建築的因緣（pp.101-106）

建築福嚴精舍以來，我主要有過五次的建築——42 年建福嚴精舍；43 年冬精舍的增建；49 年臺北市的慧日講堂；53 年冬建的妙雲蘭若；76 年建的華雨精舍。說到建築，要選擇地點；籌劃經費；即使包工，也要有監工的。這些，在我的回憶中，覺得有些因緣是難以思議的。（p.101）

我經手的建築，都不用自己監工。有人說我福報大，我不承認，我就是沒有福德，才多障多災。建築方面，是佛法的感應吧！也許在這點上，過去生中我曾結有善緣的。（p.106）

### 一九、好事不如無（pp.107-110）

臺北慧日講堂的修建，是我主動的要這樣去做的。我沒有隨順因緣的自然發展，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、不必要的困擾。這又恰好與當時善導寺（與我斷了而又似乎未斷）的內部風波相呼應，增加了進行的困難。

我與老學長道源去泰國，經一個月的共同生活，他有所感的說：「印老！你原來也是能少說一句就少說一句的」。我說：「是的，你以為我喉嚨會發

癢嗎」？我沒有口才，缺乏振奮人心的鼓動力，對宗教宣傳來說，我是並不理想的。我的對外宣講，每是適應而帶點不得已的。那為什麼要建立慧日講堂？我當時有一構想，佛教難道非應付經懺，賣素齋，供祿（蓮）位不可！不如創一講堂，以講經弘法為目的，看看是否可以維持下去！我從不空言改革，但希望以事實來證明。而且，對精舍的學眾，也可給以對外宣揚的實習機會。

另一重要原因，是福嚴精舍在新竹，經費是依賴臺北及海外的。海外不可能持久，而臺北方面，福嚴精舍護法會，還依賴善導寺（住持是演培）而活動。然在我的觀察中，善導寺的問題，不久就要到來（這在演培、續明他們，也許不會理解，所以他們也不大熱心於建立慧日講堂）。到那時，與臺北信眾的聯繫，將缺乏適常的地點。所以 47 年（53 歲）冬，就與幾位居士談起，要他們先代找一塊三、四百坪的地，等明年再進行籌建講堂。我就到菲律賓度舊年去了。（pp.107-108）

我在八月初，約見了徐氏夫婦與姜居士，我建議要在臺北建講堂，如在講堂中供一觀音像，可有更多的人前來禮敬。當然，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決定（後送來臺幣五萬元而了結此願）。徐夫人曾說到：北投佛教文化館向他建議：修一觀音閣，附幾個房間。這裡風景好，可以來度假、避暑，預算約三十萬元。後來，有人說我搶了別人的護法。唉！來精舍是那麼早，我沒有送禮，沒有登門拜訪，一切出於自願，是我去與人爭利嗎？這一切，歸根結底，還是出於我籌建講堂的一念，否則就不會有這些不必要的干擾！其實，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緣，更大的困擾，還在後面呢！唉！真是好事不如無！（p.110）

## 二〇、實現了多年來的願望（pp.111-117）

### （一）與善導寺之因緣

我到臺灣來，有那麼多的障礙，主要的癥結，以住在善導寺為第一。脫離這是非場，是我經歷了漫天風雨以來的最大願望。46 年（52 歲），我辭去了善導寺住持，這應該可以解決了嗎？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來，由護法會請演培任住持，這所以我對於善導寺，斷而又似乎未斷。脫離是非場真不容易！（p.111）

## （二）論善導寺之糾紛

善導寺糾紛的本質，事件發展的趨勢，我自以為認識得非常徹底，不存任何幻想。可是，49年（55歲）春天，我的忽然一念無明，幾乎脫不了手。一直鬧得不可開交，總不是辦法呀！我忽然想起，就與悟一等（善導寺全體僧眾）談起我的構想，一個息除諍執的方案。當時，悟一聽了也覺得滿意，說自己是有人性的，也就是不會忘記這番好意的。於是由護法會推請證蓮老與我商酌，擬訂方案。

主要為，一、多請幾位長老為導師：住持不能任意辭退監院，要得多數導師的同意。反之，如多數認為處事不善而應加罷斥，監院也不能賴著不肯走。這是住持與監院間的制衡作用。二、大家分工合作：我那時在菲島，與性老擬訂的方案，想引用到善導寺來。監院既有了三位，那就一主事務、一主財務、一主法務，大家分工合作。想不到方案一經提出，竟引起了一片罵聲。問題是：總攬事務的，就不能主管經濟；要主管經濟，就不能總攬事務。悟一到底是聰明的，大概想通了，這是與自己的權力有礙的。好在有護法陳景陶居士出來，抗論了一下，我與證老才從糾紛中脫出來。事後回憶起來，想不通自己為什麼又忽而愚癡，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，在明知其不可能，而又多少存點僥倖心吧！

## （三）對演培法師之提醒

子老只為他的善導寺，決不為別人著想。他要演培來問我，能不能將慧日講堂的建築費，用來修建善導寺的大講堂（演培那時可能也有這種想法的）？演培在年底，還邀悟一去精舍，希望能解釋誤會。演培對悟一存有幻想，竟忘了蘇北長老的話：「演培法師！你不要聽李子老的話，與印老遠離一點，我們擁護你做青年領袖。否則，蘇北人沒有與你做朋友的」！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對，續明的《佛教時論集》被密告，演培這才漸漸的絕望了。我要去菲律賓時說：「你三年的任期圓滿，可以辭退了」！

演培辭退了，由誰來為子老護持善導寺呢？49年秋，由護法會禮請閩院學長默如住持。晉山那一天，監院就當眾叫囂訶斥子老。子老這才住入醫院，盡其最後的努力。子老擬了以善導寺為中國佛教活動中心的提案，經最高當局核可。然後由中央黨部，內政部等五單位，共同作成行政處分，

交由中國佛教會、臺北市政府執行。好在中國佛教會幫忙，悟一又著實努力一番，方案也就被擱置了。我從菲律賓回來，子老將情形告訴我，並且說：「我是勝利了。至於能否執行，那是政府的事」。有政治經驗的人，到底是不同的。假使是我，那只有承認失敗了。

#### **（四）圓多年來之願望**

默如又不得不辭退了。50 年夏，由護法會禮請道安法師住持，以尊重二位監院的確定地位為前提。從此子老也從事實經驗中，知道了悟一的確能幹，是一位難得的人才。於是放下一切，一切由悟一去處理，也就相安無事，恢復了兩年前的友善，在善導寺過著寧靜的晚年。道安法師漸漸少來了，不來了，很久很久，一直拖到 56 年冬天，才由子老向護法會推介，禮請悟一為住持。糾紛，是很不容易安定的。遠些說，從我來臺灣，住入善導寺開始。至少，在 48、49、50 年——二年多的艱苦鬥爭，到此才可以告一結束。我自從離開善導寺，與善導寺的內部糾紛，已沒有直接的關係，但多少還要被子老與演培牽涉到。等到演培辭退，我多年來的願望，才真正的實現了！（pp.113-116）